

裸

若你未曾對人類感到失望，那麼你不曾愛過人類——西諺

《動物農莊》是一部詼諧獨特的寓言故事，但我卻讀得膽顫心寒。書中藉由簡單的農莊場景，表現了權力鬥爭的空洞與虛偽，並藉著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滑稽與荒唐，讓讀者在小小的故事中，看見了政治的黑幕以及普遍人性。

歐威爾巧妙地彰顯了被諷刺對象的癡妄與顛預，卻又不流於尖刻地挖苦，令人在讀罷掩卷之際，並不痛惡被諷對象，而是對人性的弱點產生無限憐憫，在會心的一笑間有小小的澈悟。而作者諷刺力道的拿捏，更有如美女體態般穠纖合度，減一分則無關痛癢，增一分則成爲詈詬。

農莊中的豬領袖拿破崙在革命成功後，將乳品及蘋果留給豬群食用，讓小豬跟著享受優厚待遇，豢養狗保鏢，睡在人類的床上，以至於完全漠視甚至修改當初革命時所訂定的戒律，這些所作所爲，似乎都在提醒著我們那句萬年不變的格言：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」。對應時局，任何在野政黨一旦掌權，就開始享受特權享受奢華，到了選舉更是緊抓權力不願放手，爲騙取選票，所有競選承諾、支票都是先開了再說，以此觀之，現實生活當可與農莊社會遙相呼應。

相較之下，那匹最勤勞的馬拳擊手自始至終忠實擁護領導中心，在書末因老病交加被領導出賣，其際遇及愚忠則令人不知該說是可愛、可憐或是可哀？現實中，台灣人民的堅毅不拔、刻苦耐勞和拳擊手不遑多讓，只是自詡爲萬物之靈的我們，除了「憨憨地做」，還會什麼？我們還做了什麼？勤奮踏實是台灣牛的特色，但是知識水準的提高，是否讓我們學會了判斷事情、

獨立思考？對於「領袖」們說的話，我們又是否曾經有過絲毫的質疑？還是我們只是如農莊中的動物一般照單全收？或者，多數的我們，寧願選擇像老驢班傑明一樣，既不支持、亦不反抗的沉默？

有人說從事諷刺文學的作家大約是有些小聰明的，但也常是人性的悲觀論者。他們總能拆穿那些看似一本正經的嘴臉，並對表面偉大的情操、故作高尚的行為投以懷疑的眼光。而我總覺得，諷刺文學其實是作者對生命的一種敏感直覺，作品中的荒謬與嘲諷，則是作者對於人性最深沉的反省與感嘆。

我國古代最具幽默的諷刺文學當屬《儒林外史》，書裡對清代社會充滿了辛辣的批評，並將那些讀聖賢書的知識份子糗得無地可容，使我們理解那黑暗的科舉時代，是如何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可哀可鄙的偽君子。而後來的晚清譴責小說，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、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老殘遊記》，也都是繼承《儒林外史》的餘緒，或許可以說《儒林外史》對於鞭笞社會不公、提昇人民自主思想，都有相當程度的意義，並且，對現代諷刺文學有深刻的啓迪。

然而，諷刺文學或有其文學欣賞的價值，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卻日漸式微。近年來，隨著傳媒的蓬勃，委婉、清淡的諷刺文學似已不再能滿足讀者口味，版面上所見除了羶、腥、色，大都是些讓人愈看愈生氣的新聞報導，更令人憂心的是，即便直接點名的批判、爆料，甚至於各種挖暗瘡、揭隱私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，檯面上的人物品行卻從來未見有所提升，照樣地優哉游哉，每日厚著臉皮到處招搖撞騙。

孟子說「大丈夫」是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」，只是當我們把各式人物放在富貴、貧賤、或威武的環境下，所有道貌岸然的面孔，及背後所隱藏的種種可笑動機，似

乎都一一現出了原型。

走進農莊，我看見人性是如此脆弱，不能檢驗，亦不堪檢驗。